

# 婦女新知

Awakening

中華民國75年4月10日出版

47期



取材自國際性女性刊物Isis

通訊處／台北市10667通化街123巷6號5樓  
電話／7037468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 兩性都需要婦女新知

李元貞

記得以前剛辦婦女新知雜誌的時候，我自己也只將婦女當做讀者，認為男性只是因為關心婦女而支持這份刊物。辦了四年，逐漸因認清了未來社會的發展趨勢，而改變想法，體認到台灣社會的將來，一定是築基在民主、人權和男女平等的制度與觀念上，而這三者是相輔相成的。不止是文化內容的發展，就是最根本的經濟發展，民主原則和人權（有人權才可談法治），也是避免貪污腐化及經濟犯罪的重要社會基礎。同時人權必須包括女權在內，否則對女性就是不公平，對社會發展就會有偏差，而彰顯我們社會的落後及不人道。

我們鼓勵婦女對社會變遷要有認識，對自己切身的各種資訊要吸收；了解大社會的環境，也要了解自己在社會的環境中是何種處境，才能訓練自己有選擇的能力。婦女應認識愛情、婚姻、兒女及工作、事業、自我實現，都是可以面對而加以選擇享受的事務。但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卻不給女性這方面充分的資訊，從小教導女性要依附男人生存，未教導女人與男人親密合作，愉快分享，這不但是我們女性的損失，也是男性的損失。因為男性也無法享受到與一位知識豐富、有自己見解、心胸開朗的女性共同生活的好處。

婦女新知不止是對婦女有好處，增進我們的知識，充實我們面對及處理人生的能力，對男人也非常重要。就知識領域來說，男人漠視婦女方面的新知識，等於自甘落後，無法養成真正男女平等的胸襟，所喊的人道主義就會被婦女同胞視為笑柄。另外，女性對知識是男女兩方面兼收，而男性拒絕或漠視女性方面的知識，誰的人生視野廣闊，則不言可喻了。我相信覺醒的男性，一定深知這種需要而願意充實自己，吸收婦女的新知。

本刊願意努力提供婦女資訊，討論兩性真實問題，以一種默默耕耘的方式，為台灣未來的社會提供更民主、更人人平權的基礎。希望舊雨新知踴躍參加我們的行列，支持我們，創造光明的遠景。

## 婦女新知 四十七期

Awakening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創刊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李元貞

社長／吳嘉麗

企畫／鄭至慧

主編／林秀英

美術編輯／劉秀香

發行所／婦女新知雜誌社

社址／台北市光復南路四三二號十一樓之一

信件請寄通訊處／台北市通化街二二三巷八號五樓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登誌字第三〇二二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〇四五八號

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承印者／梅枝彩色印刷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一七三號二樓A

電話／七〇三三七六八

郵政劃撥／第〇五二六一八八八八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三〇元

一般訂戶／一年三五〇元

學生訂戶／一年二〇〇元（請註明就讀學校、系級）

贊助訂戶／一年一〇〇〇元

婦女新知



# 女人，你一定要做個弱者嗎？

薄慶容

## 社論

這兩年來財經、政論、婦女等雜誌，對婦女在家庭以外的新角色愈來愈有興趣，一些在專業中頭角嶄露、表現傑出的女性常在女強人的冠冕下被人專文報導。我們樂見女性新角色受重視，女性傳統美德以外的才能獲得肯定，也很想澄清一下女強人這個冠冕下的迷惑和混淆。

「強人」這個詞無論放在何處，都有著正面讚美的意思，他描述出一個智慧才華高、行為果決、領導力強、專業成就高的人。強人之上加個女字，目的應該是在區別，不隱含着歧視、侮辱。在一個男女發展仍不十分平等的社會裡，對一個加倍奮發努力擺脫束縛，而與居優勢的男性獲致相同甚或遠遠超越成就的女性，於驚奇之外應該致以特別的敬意。強人之上的女字在區別之外，想來就是要表達這份尊敬，我們婦女千萬別誤會了當初始用者的美意，強做他解。

女強人被社會認同的事實，以及專文報導中揭露的女強人種種特質與努力奮鬥歷程，不僅發揮了激勵力量，也提供了學習的典範。我們預見，在未來的社會裏，女性的發展將因而越來越廣，家庭外的成就將越來越高，兩性平等的新社會將日益接近。

隨着女強人一詞的流傳，有的人開始對它起了反感，據說一些稱得上「強」的女性怕被加上這個冠冕。因為從某些男性戲謔的言語裏，女性不屑的眼光中，她們感到女強人意味着一個男性化、事業有成但却不被男人所喜愛的女人。如果她仍然未婚，將可能因女強人的封號使男人望而却步；如果她已婚，則恐懼婚姻

生活將因而亮起紅燈，譜出休止符。愛情、家庭是女人生活的重心（即令不是全部），她怎能失去重心，因此只好拒絕女強人的頭銜，設法蹲下來讓男人比她高、比她強。

「強人」為男人懸錨以求，女強人却為女人推辭不就，顯然又是傳統觀念在作祟，有待男女兩性努力破除。在此提出下面幾點希望。

第一、女強人永遠值得追求，因為成就、尊敬、實現自我、造福國家社會樣樣給人滿足，叫人陶醉。高處不勝寒是因為攀登高峯的同時，你拋棄了某些令人喜愛的性格、品質。這在男女皆然，都要努力維護、保持它們。

第二、成功要支付代價。你在商場上終日衝鋒陷陣，可能就無法讓家裏窗明几淨；你是個剛強果決的主管，也許不可能同時溫柔嬌媚，使你事業成功的某些特質，可能就導致你家庭失和。與其追求一切的成功而致筋疲力竭，莫

如從容堅定地走你深思熟慮後選擇的那條路，有選擇就有割捨，成功得付出代價，愛情、家庭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我們要努力的是在盡量減低代價，而無法全然避免。

第三、夫妻各有成就、彼此輝映、美滿和諧的例子越來越多，皆為人津津樂道羨慕不已。足見男強女弱、男在台前女居幕後已不再是男

女家庭角色唯一甚至最佳模式，雙方無論內外都平分秋色可能才最為理想。如果不是陳腐的觀念在作祟，如果不是男人太欠缺自信，我們真想不到做為女強人的另一半有什麼不好。放眼今日世界女子，至強莫若鐵娘子柴契爾夫人。談到她的夫婿，除了讚許推崇以外，幾曾聽人說他沒出息，是個窩囊廢。一個女人必然兼具多種優秀品質及才華，才能成為女強人，因此也必然能在各方面來滿足你，與你共擔家計、互相砥礪，可以分你勞憂，獨自應付生活中的難題。如果有你豐厚的愛和讚賞，當然還能與你歡樂地共度晨昏。我們衷心希望男士們莫驚慌，莫排斥你身旁的這樣一位女人。天空包容高樹，高樹滿足天空，接納女人的男人才是真正的強人。

## 電視評論

本社

三月十三日晚間，台視「綜藝金榜」節目的「開心時間」單元中，有這樣一段情節：

旁白：你被強暴時是白天，為什麼不呼救？畫面上出現一位少女，唱出以下的歌辭：「因為我無法抗拒那激情……。」（大意如此，與原歌詞可能稍有出入。）

「開心時間」原是逗趣的節目，但幽默應以不傷人為前提，前述情節却嚴重扭曲了被強暴婦女的形象，也淡化了強暴的犯罪本質。強暴本是犯法的暴力行為，是強姦犯運用體力上的

優勢，或用凶器、言語恐嚇受害者，使其在恐懼、無力反抗的情況下，喪失了對自己的自主權。這與兩情相悅（或「無法抗拒激情」）的性行為是絕對不一樣的。

社會上原來就有許多人觀念錯誤，把身遭強暴和半推半就以及退為進混為一談，因此強暴案的受害者常被懷疑是罪犯的同謀者。電視如此處理強暴問題，更將加強觀眾的錯誤觀念，無異於為強暴犯脫罪，在受害婦女難癒的創傷上又加了重重的一拳。



# 色情行業與婦女人權

李元貞



婦女新知

美國性學專家金賽博士 (Davis

Notis) 以研究娼妓聞名，他認為娼妓不是因為貧困而跳火坑，他主張娼妓是因為要賺更多的錢而願意道德犯罪。在我們的社會裏，每當提倡改善社會風氣時，也常常以遏止色情、肅清煙毒、賭博為重點，將娼妓問題視為端正風化的道德問題。這種觀點表面看起來很有道理，仔細追究下去，卻發現金賽博士並未指出娼妓產生的社會背景，同時他對在色情行業下受辱摧殘的婦女人權沒有重視。本文嘗試以婦女人權的立場來分析色情行業，指出許多被忽略的問題，看看是否能對娼妓問題提出比較有效的改善辦法。

## 色情行業的社會背景

許多社會學家(王書奴、謝康、瞿海源等)都同意，娼妓是以「色情」謀生，而色情行業是獲利很高的行業。婦女以色情謀生，其古老性與父系社會的古老性一致。娼妓產生的社會背景是父系社會下婦女所扮演的一種角色，也就是說，娼妓的產生與父系社會婦女地位低落相關。在傳統父系中心的社會結構下，婦女的社會地位非常低落，婦女除了在家裏扮演傳宗接代的角色外，根本被視作男性的附屬品及財產。只要查閱一下史料，婦女傳統的謀生方式，不是

為人妻妾以存活，便是為人丫頭僕婦出賣勞力以存活，否則就當娼妓來生存。

在父系結構的社會裏，婦女不但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也無從靠能力在社會上就業，只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一旦父兄子獲罪，還被連帶打為賤民階級，淪為娼妓。同時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必須靠她在家裏生個兒子做為母親來決定，否則便要靠她懂得取悅男人而定，傳統的妻妾婢其實除了生育功能外，便是以性取悅男人，與娼妓的出賣性，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難怪傳統社會裏，婦女在碰到謀生的關頭時，譬如淪為棄婦、寡婦時，很容易走上娼妓之路。可以說，女性靠色相(性)吃飯，是父系為中心的社會產物。父系社會的經濟大權完全由男子掌握分配，婦女只好以服侍男子而生存。

自從十九世紀女權運動興起以後，婦女開始受教育，開始在社會上就業，不少貧窮婦女因能進入工廠做工而減少淪落娼妓的機會。但是為什麼目前色情行業還是非常泛濫，從娼的婦女仍然很多呢？這就牽涉到色情行業獲利很高的問題。一般普通娼妓的收入，平均每月為三萬元，等於一位大學副教授的薪水，而女工的薪水最多也有一半或三分之一。不論從娼婦女是因家庭經濟所迫，或因為自己想過較好的物質生活，都

說明了至今婦女的就業還是比男性低落太多，婦女靠能力而拿高薪的機會仍被各種社會條件所局限，只有從事色情行業，可以很快賺到較多金錢。這不止是婦女愛慕虛榮所致，而是目前以父系為中心的社會，經濟的支配權仍由男性掌握，婦女其他謀生的方法仍比不上服侍男性更容易賺錢。故可以說，色情行業的泛濫，正足以說明女性從事正當職業的權利非常低落，仍得走上傳統以性取悅男人，才能分享男性的經濟利益。

## 觀光與色情行業的國際化

從六十年代開始，觀光事業在許多開發中的國家變成經濟發展的一種手段，像泰國、菲律賓、南韓以及台灣，都是努力發展觀光事業來賺取外匯。泰國在一九八一年的觀光收入達兩億兩千兩百萬美元，南韓約在三億美元左右，菲律賓在一九七七年超過了三億美元，台灣在一九八〇年的觀光收入竟高達九億八千八百萬美元(瞿海源，色情與娼妓問題，一九八四)。觀光不但變成東南亞國家的重要收入之一，而且「性觀光」是觀光事業的要項，觀光使得色情行業國際化。經濟力強的國家如美、日、西德的男人，挾其經濟的優勢，來經濟力弱的東南亞各國買春，是一種變相的經濟侵略。經濟力弱的東南亞各國，除了

供給強國原料、勞工，且買其產品，使其富裕之後，還得獻出婦女的身心供其蹂躪。這種變相的經濟侵略正說明色情行業的本來面目，即色情行業的發達，不是單純的人們道德低落的問題，如流行於一般人所謂的「笑貧不笑娼」，而是經濟力量的強弱之勢。

強國可以藉此剝削弱國，同樣的，經濟力量佔優勢的男人，自然也可以剝削經濟力量佔弱勢的女性。這種認識已引起日、韓、非等國的婦女運動者大聲抗議抵制日本的買春客。同時因為觀光事業的發展，色情行業的國際化，使得買春賣春也變成一種輸入輸出的企業型態，從娼的婦女因為經濟因素，不但遭受本國男性的剝削，也要遭受外國男性的剝削，甚至被賣至遠方，離鄉背景不說，其生活之非人化更令人扼腕。據日本婦女運動者的描繪，在日本賣春的東南亞少女，每日僅住在一個有如籠子的小房間內，除了往返住處與餐廳旅社之間，像囚犯般被監視、被鎖在小房間內。

## 台灣色情行業的泛濫

台灣自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底北投廢娼以後，色情行業並未稍減，只是不幸化為明為暗罷了。以前是茶室酒家，慢慢又變成豪華觀光理髮廳，現在馬殺雞式微，又興起各種休閒中心。除了傳統私娼





## 婦女新聞

劉曼肅

### 義工大多是女性

三月八日民生報報導，國內各社團的義工大多是女性，年齡從二十歲到七十歲都有。這些女性形成一股龐大力量，對社會貢獻很多。

義工是成本高、報酬低的工作，他們所作的奉獻，值得肯定與贊揚。目前沒有詳細的統計說明國內有多少女性義工，也沒有公開的管道安排有志婦女從事義務工作。

一般義工做的大多是摺紗布、病童課業輔導、電話協談、傷殘服務等。我們希望婦女義工不要僅止於做「母親的延伸」性質的工作，除了照顧型的服務，還可以提升社會參與層次，如參與環境保育、消費者運動等。

男性也應多加入義工行列，不要受到刻板印象影響，認為義工是女性化的行為。尤其退休後的男士，既有時間，又仍健壯，正是各社團求之不得的生力軍。

### 農村婦女 自闢圖書室

深坑鄉土庫村一群勤儉持家的婦女，利用餘暇和有限財力，成立了藏書一千冊的鄉村圖書室，今年三月開放使用。

圖書室的用地、房子、桌椅、雜誌書籍都是捐獻，或婦女從家裏帶來的。成立過程中，從房子的清掃、油漆到整理美化，都是婦女自己動手，她們的先生們也輪流幫忙。

圖書室以青少年和家庭婦女閱讀的書籍為主，婦女們並自己編組，義務輪流圖書的借閱工作。

這些農村婦女聯合成立圖書室，不僅為自己謀了福利，以後的主婦生涯也將知識方面提升層次。其他農村的婦女也都需要這樣的圖書室。

### 女性犯罪和受害 情形都增加了

最近法務部完成了兩項研究，發現女性犯罪的比率和受害人數都在逐年增加。

每一千位女性中有十四人可能成為強盜、搶奪犯罪被害人，六位可能成為性犯罪被害人。被害人集中在年輕年齡層和低教育程度者，家庭主婦最易成為性犯罪和強盜、搶奪的侵害對象。

近兩年女性犯罪人數增加的比率比男

性還高。為首的是違反票據法，多半是代罪羔羊，被親友利用，代丈夫受過。表面上是犯罪，實質上仍是受害者。

婦女團體對這類事件應有行動上的反應，除了插花、韻律舞等活動，若能安排防身術課程、經濟法律講座，將有助於減少女性受害。婦女本身也應學習保護自己。

### 重要新聞摘錄

- △職業婦女生活壓力過大，而導致不孕的病例有增加趨勢。(2、1民生報)
- △鄉鎮市長選舉，全省共有六位女性候選人當選，分別是關西鎮長羅彭喜美、員林鎮長張鄭雲可、溪口鄉長王春、鳳林鎮長邵金鳳、蘭嶼鄉長周雅雯、望安鄉長彭娟娟。(2、2聯合報)
- △國際扶輪社一百萬名會員第三次拒絕女性入會。(2、7民生報)
- △婦女生育態度大轉變，「一個孩子不嫌少」的觀念漸為人接受。(2、16中國時報)
- △台北市色情行業氾濫，以指壓、休閒為名，侵入住宅區。(2、18聯合報)
- △使用羅賓斯公司生產的避孕器子宮盾的受害婦女，由衛生署藥政處代理申訴索賠，消費者基金會呼籲儘速登記。(2、21民生報)
- △抽樣調查發現，國內大學生將近五分之一有婚前性行為，性知識最大來源是錄影帶。(3、1聯合報)
- △影星岳華酒後動粗，怒搗髮妻恬妮，引起打老婆話題。(3、2民生報)

△「良心茶藝館」統計，女人比男人有良心。(3、3民生報)

△國內男士整容愈來愈普遍，主要是割雙眼皮。(3、9聯合報)

△台北市女性休閒活動以看電影為主，其次是逛街購物。(3、10民生報)

△女神槍手劉玉珠以五五六分打破全國男子組紀錄，創下國內首次由女選手刷新男子成績的新紀錄。(3、12民生報)

△舉重不再是男性專利，國際舉重協會決定增加女子組比賽項目。(3、17中華日報)

△孫璐西、陳淑真、蘇宗榮、曠湘霞、張美惠、楊玲玲、毛家齡、周莉音、凌晨、王桂圓當選傑出女青年。(3、18中華日報)

### 從

我開始寫小說，我就排斥做為一個女作家，因為女作家對我的意義是只有感情、不會思考的劣等作家。直到最近，由於寫專欄，才使得我對女性自身的種種問題，更直接地思索與面對，而生平第一次，我告訴自己，我願意謙遜的從一個女性作家做起，理清一些因性別形成的問題及可能的文化差異。

在現階段的寫作中，我願意做好一個女作家，因為女性的感情與感覺並非值得羞恥的次一文化，重要的是透過此要傳達什麼。我相信，經由此，通往偉大的創造方向仍是可能的。(摘自李昂著「女性作家」，原載七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聯合報)

黃麗芬譯

# 只做一個女人 是不夠的

的完全信任，因為他曾很詳細的告訴我他所有的感情事件。

愛：你不覺得受傷嗎？

西：不，我們完全且絕對的相信對方，我們都知道對方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愛：你從不曾懷疑過嗎？

西：只有一次，我懷疑了片刻。我在回憶錄中寫過這件事。所以起疑，是因為我不知道那個女人是誰……那是桃樂絲，我在回憶錄中稱她為M。大約是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在美國的事。那時戰爭剛結束，每個人都想放鬆一下。沙特用一種友誼及尊敬的口氣談到她，一時我猜想：她也許比我更親近他。當我以這問題問他時，他回答：和我在一起的人是你！

愛：你們對彼此的特殊地位從不置疑嗎？

西：是的。也許因沙特非常驕傲，並十分確定沒有任何男人是真正能與他匹敵的……

愛：在讀「再見的儀式」時，讀者可以留意到，對沙特而言，性行為並不十分重要。因此我假定你們的關係並非強烈地以性為基礎。這是否算一項優點？它是否排除生理上的嫉妒？並且，一旦性吸引力減退，能減少再適應的痛苦？

西：也許……但我應再補充說明，理智上的嫉妒也是沒有的，我們倆都太過於自信，不怕第三者會變

得更重要。事實上，沙特對純粹的性行為並不特別感興趣，他喜歡撫摸，在頭兩、三年，與沙特的性關係對我非常重要。因為我發現與他共同的樂趣，稍後，只由於對沙特不是非常有意義，也就變得那麼重要。我們又維持了十五或二十年的性關係，但那並不是最重要的事。

愛：我想你們之間主要的是心智上的關係。你對於流傳甚廣的看法，即認為你是「偉大的女沙特」、「沙特的明星學生」，有何反應？

西：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完全並絕對錯誤的！當然，在哲學上，他是創造性的，而我並不——但沒有創造性的男人比比皆是。我始終承認他在那方面的優點，因此談到沙特的哲學，說我師法沙特是公允的，因為我自己也支持存在主義。然而，我們共同討論許多事，並一起工作，例如：當他在寫「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一書時，我反對他的一些觀念，而有時他也稍加修改。

愛：例如什麼？

西：在「存在與虛無」的第一版中，他在談到自由時，好像每個人都是自由的，或至少可以運用個人的自由，但我堅持有些情況下，無法運用自由，或自由只是迷惑，他接受了。後來，他對人的處境非常重視。

愛：那是在一九四一到四二年——在你們倆擁護馬克思主義之前？

西：是的。

愛：那時你在做些什麼事？

西：我和沙特各不相涉，因為我正在寫作我自己的書、我的小說。我選擇了文學。雖然「第二性」的哲學基礎是沙特的存在主義，但我感覺此書仍是純粹的創作——基於我對婦女的洞識所做的創作。

愛：即使像沙特這樣一個人，不論人或智慧上都非常吸引你，你仍然避開了想做他的妻子的窠臼。你對這件事作何解釋？你為何不想降為他的眷屬、他「身邊的女人」？成功地過著自主的生活，你

編者按：最近美國出版了愛麗絲·史瓦茲 (Alice Schwarzer) 訪問法國著名女作家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的訪問集，書名為「第二性之後」(After the Second Sex)。裏頭很多篇文章分別發表在法國和香港的雜誌上，是西蒙·波娃以七十歲高齡在自己寫過「第二性」後，對女權運動和自己參與其中的經驗重新思考、討論的記錄，篇篇精彩，值得借鑑。現在刊出最後一篇「只做一個女人是不夠的」。

愛麗絲·史瓦茲 (以下簡稱「愛」)：「再見的儀式」(La Ceremonie des Adieux) 以德文出版，你所整理中的沙特的書信 (Sartre's Letters) 將在最近以法文出版。我們來談談你與沙特的關係，這關係過去是——現在可能還是——一種基於愛與自由的關係典範。沙特已去世不止兩年了，我們能從這兩本書得到什麼新的啟示？或有關他或你們倆的新訊息？

西蒙·波娃 (以下簡稱「西」)：那是一種非常溫和而且很快樂的關係，雙方在知性上或感情上都非常互相信任。這從他身為戰俘寫給我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曾為「理性年代」寫了一篇自己很滿意的序言，但由於我的批評，他把這序言毀棄了。總之，這些書信集顯示了我對他以及他對我的重要影響。對彼此的批評都非常能接受。書信中也顯示了在他情感生活裡對我

認為什麼是最重要的因素？

西：該是我早年生活的影響。我一直想擁有自己的事業，早在遇見沙特之前，我便一直想寫作。我早就有夢，是大膽的夢——我想做的事，而非幻想。我認為要快樂，就得為生活盡責。對我來說最重要的的是實踐，即是工作。

愛：沙特的態度如何？

西：他是我主要的鼓勵者。在我取得博士學位之後，由於曾經非常用功，我想放鬆一下，沈淪於快樂及沙特的愛之中……，而他說：「為何你不再想想？為何你不工作？我以為你想寫作，你不想成為家庭主婦的，不是嗎？」他非常堅持我應該維持我自己的自主性，特別是藉著寫作。

愛：如果沙特沒有遇到你，他可能會有傳統的婚姻關係……

西：沙特結婚？他會每一分鐘都憎恨它的！婚姻會很容易把他逼到死角，那是真的，他那罪惡感……但他也會很快從中解脫出來的。

愛：罪惡感在婦女中是很普遍的，你是否也體驗過那種感覺？

西：不，我從不曾有過這種罪惡感。當我殘忍地結束一段友誼時，有時會有一些突兀的劇痛，我並非常以結束友誼為榮。但最重要的，我始終問心無愧——我想那有時幾乎是不自覺的。

愛：我想大致說來，你是那種不會沈溺在「自我發掘」的人……

西：那是真的，我不常分析自己，那不是我的天性。愛：Jean Genet 曾有一次談到你們倆，他說你們的關係中，你是男性而沙特是女性。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西：依他的看法，是想說沙特遠比我來得感性，而感性在某種意義可被說成是「女性的」。相反的，我的行為比較草率。

愛：不無道理。你說自己能頑固得像頭驢子，你活動力十足，心智敏銳犀利，當你面對自己不喜歡的人或情況，你可能很嚴厲……你是個非常不走極端

的人。

西：那是真的。

愛：我認識許多婦女，她們為了堅持發揮她們智慧與性格的權利，被迫付出代價，她們周圍的人使她們覺得：你「像男人一樣好」，不是嗎？好，那麼你就不是令人喜愛的「女人」。你是否遭遇過這種困難？

西：沒有。

愛：那麼你從不曾想做一個「小婦人」來彌補你的「男性化」特徵？

西：不，不曾。我在工作，我也有沙特，每件事都順其自然，我也沒有刻意追求……，因此當我在美國愛上 Margot Atter 時，我也毋需矯揉做作或做出什麼違反個性的行為。當時，他也愛上了我。

愛：你的性愛慾望是否與感情相連？

西：我想是的。事實上，只有對方對我有慾望時，我才會對他有慾望，只有一方有慾望時常令我掃興。

愛：非常慎重嗎？

西：是的。也許偶爾我會有各種幻想，但在真實生活中，沒有任何男人有力量影響我，除非我們之間已存有很深厚的情誼。

愛：沒有一點突發的肉體上慾望嗎？即使所謂「一夜風流」，人選不拘？

西：不，從沒有。那和我根本是完全不相容的。不管清教徒思想的影響，或許是兒童期教育的結果，反正在我從不曾發生那種事……即使在我沒有異性朋友，有好一陣沒有性生活時也不例外。我從來沒想過就這麼走出去找個男人。

愛：這種保留是「女性化」的特色嗎？

西：我不知道。

愛：當你說到自己的性生活，你都只談到男性，你是否曾與女性有過性接觸？

西：不，我有幾位十分要好的女性朋友，十分親密，親密得近乎肉體之親，但這種關係從不曾引起我

性愛的熱情。

愛：為什麼？

西：最可能的是我早期教育給我的影響。我指的是全部教育，不只是家庭教育，而且包括我所有的讀物、我所受的影響。這一切塑造了兒童時期的我，使我走上異性戀的方向。

愛：你的意思是在理論上，你能接受同性愛？即使在你自己身上？

西：是的，完全是。婦女不應再被教導為除對男性性愛外，沒有別的慾望。我認為現代婦女多少有點同性愛，十分簡單，因為婦女較男性可愛。

愛：為何如此？

西：因為她們較吸引人、較溫柔、皮膚較好。一般來說，女人較有魅力。在已婚的夫婦中，太太常比先生生活潑可親、言行有趣、引人入勝，甚至在心智上也超過丈夫。

愛：你這樣說也許有人會以為有點性別主義……

西：不。但當然，這只是兩性受不同的制約所產生的結果，也是兩性目前仍然有別的現象。現代的男性常有某些沙特常抱怨的荒謬特性，他們喜歡自以為是的空談理論，非常沒有彈性也非常缺乏生氣。

愛：真的，但婦女們也有錯，甚至以錯誤為榮。例如在德國，「女性氣質」正在再度抬頭，被美其名為「新女性氣質」，實際上是與山一樣古老——是強調以感性代替知性，以「天生」愛好和平的性格代替戰鬥意願，把母性神化成一種創造性行為……等。也不止德國有此現象。在婦女運動開始之前，你會歸納出新女性主義的信念：在第二性中，你寫道：「一個人不是天生成為女人，而是被教導成為女人。」你對有些婦女的返回「女性天性」，有何反應？

西：很簡單，我認為那是回到了婦女受奴役的狀況。母性畢竟還是使婦女成為奴隸的最技巧方法。我不是說每一個做母親的婦女都自動成為奴隸——可以有某些生存方式使母性不等於奴役，但現代



的母性仍然萬變不離其宗。只要人們仍然認為婦女的主要工作便是養育小孩，婦女便不會投身政治、科技。進一步說，她們便不會懷疑男人的優越性。這種「母性」和「女性氣質」的新解，真正目的是要驅使婦女們回到她們以前的階層。

愛：在國際經濟蕭條中，這更是方便的權宜之計。  
西：正是。你難以開口告訴婦女：洗盤子是她們的神聖任務，却能輕易地說養育孩子是她們的神聖任務。但照世界的現行狀況來看，養育孩子和洗盤子很有關係。由此，婦女被拋回附屬的角色，是次一等級的人。

愛：那麼女性主義是否多少失敗了？  
西：我認為到目前女性主義事實上只涉及及非常少數婦女。某些活動已觸及較多婦女，例如，爭取墮胎權利。但現在女性主義似乎對許多人構成威脅——因為失業以及因為男性特權受到攻擊——因而遭到對抗：多數婦女間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老套觀念被彰顯出來了。多數的婦女仍有「小婦人」心態。女性氣質已重獲某些理念上的價值，並試著重建女性主義所粉碎的「正常婦女」的形象，像屈居人後、謙恭內斂等等。女性主義已摧毀了這種婦女形象，現在卻有人試著使它復活。

愛：你身為一個存在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我想請教幾個問題：就現在條件下，婦女解放的成效如何？你認為目前的行動可包括那些範圍？我們勢將對抗的限制何在？婦女能採取什麼路線？她們可採什麼策略來打破「女性氣質」的惡性循環？目前，我們婦女運動是否循著正確的路徑走？

西：很難說，好的是已經做了一些事，但環境並不有利。但從這運動的早期迄今，運動本身就是一直有些不利因素。例如，某些婦女堅決排斥任何來自男性的事物……也就是說，她們堅拒按照男人的方式做任何事，不管它是組織、事業、創造性工作或具體行動。我始終認為應借用並善加利用男人早已盡情使用的制度。我知道女性主義者所採取的路線非常分歧。婦女們應否參與更多工作

並加入男人們的競爭行列？如此一來她們當然會沾染男人的某些性質以及缺點。或者，相反地，婦女應否完全自絕於外？前一種情況，她們會獲得較多力量；第二種情況，她們會使自已回復到無力狀態。當然，如果婦女爭取權力，為的只是和男人一樣地玩弄權力……那就無法改造社會了。在我的觀點，女性主義者的真正考驗是改造社會並改變婦女在其中的地位。

愛：你選擇了第一條路，你寫作、創作得「像個男人」，同時你試著去改變世界。

西：是的，我相信這種兩線策略是唯一的方法。我們不應拒絕所謂的男性氣質！我們應該做好準備，介入男性世界——這就幾乎等於介入整個世界了。當然，這樣做，婦女是冒著背叛其他婦女以及女性主義者的險，她會以為自己逃開了……但如果反其道而行，她就冒了「女性氣質」下窒息

的險。  
愛：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婦女已知道會面臨拒絕與屈辱。

西：我的特別好運是我從不曾被屈辱，我從不會因為女人而受苦。儘管如此，就像我在第二性的序言中說的，當人們說「你如此如此想是因為你是女人」時，我仍然很生氣。我常回答：「那真是無聊——你如此如此想是因為你是男人嗎？」

愛：談到文學，女性主義者之間也有爭論：應該鼓勵質或量？也就是說，應否如同對男人一般對女人嚴厲評價、批評？或只為婦女已開始寫作而感到高興？

西：我認為必須說：「不，不行，寫些別的，試著做得更好，為自己定下更高目標，光做個女人還不夠。」我收到許多希望被出版的婦女的手稿，她們都是家庭主婦，四十或五十多歲，沒有工作，兒女長大離家，因此有了自己的時間。許多婦女開始寫作，大部分是她們的生活故事。常常是個不快樂的童年，而她們自以為有趣……把自己的事寫出來對心理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表

示就該出版。不，我認為婦女必須好好要求自己。

愛：新婦女運動的存在對你有無直接影響？  
西：它使我對細節、對日常的性別主義更加敏感，否則，由於它是這麼「正常」，很不容易察覺出來。這些年來，在巴黎的一些女性主義者一直在為「現代」(Les Femmes Modernes)雜誌編撰專欄，指出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性別歧視，那是我自己以前不曾注意到的。

愛：在婦女運動存在前，你談到婦女總說「她們」，現在說「我們」。

西：「我們」指「我們女性主義者」而不是「我們女人」。

愛：現在，很多附會於女性主義的隊伍，例如：成長中的西德和平運動囊括了婦女於女性主義的旗下，如「為下一代拯救明日世界的母親們」、「女人，生命的孕育者」，甚至「女人天生比男人和平」——就是說，男人被稱為是天生的破壞者。

西：那真是荒唐，因為女人為了爭取和平，必須像人類而非像女人般奮鬥。這種論辨是完全無意義，畢竟如果女人們是母親，男人們就是父親。目前，女人太過依附她們「養育孩子的能力」，她們的「母性本能」，那些導致回復到婦女角色的神話，是不該第一優先的。像男人一樣，女人也可以為了不使下一代犧牲而奮鬥，但那與作為母親或女性自身是沒什麼關係的。總之，不管人們如何假借女性氣質或女性本能的名義鼓勵婦女為爭取和平奮鬥，婦女應永遠丟棄這種「女性」論證。

這純粹是男人的詭計，要使婦女地位降低到只具生殖能力而已。其實女人只要有了權力，其行為就與男人無異，絕無例外。你看甘地夫人、梅爾夫人、柴契爾夫人及其他，她們當然不會突然變成慈悲或和平的天使。

愛：二次大戰後，你和沙特變成好戰的知識分子。有好些年，你們熱情而積極的投入政治，你倆寫作，並為了能給世界帶來更多公正與自由而採取直接行動。你們對蘇聯、中國、古巴的革命寄予希

望，也不得不接受失望。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犯下的罪惡使你個人感到困惑，你在回憶錄中曾經提及。你公開而且勇氣十足地反對殖民作風，還流淚「以作為法國人爲恥」。現在如何？你對現在世界一般的政治發展有何看法？對法國又有何看法？你是否投了密特朗一票？

西：是的，因為這意味著稍多的正義，對富有的人課較高稅金而使貧窮者受較好的救濟。在女權運動層面有某些進步，畢竟新成立的婦女部長M. d'Orthe Royer現在是有獨立的經費，她會供給婦女及女權運動者很多的經費來建立研究中心和雜誌。她已順應要求而展開避孕與墮胎的活動，將來，也許衛生機構還會爲墮胎提供經費。但其他方面……，老實說，我不敢奢望奇蹟。這社會主義政府必須循著十分均衡而謹慎的腳步，別無選擇，否則它會面對革命——這在目前是毫無疑問的。至少在目前，我個人是反對激烈、流血的革命的，因其代價太高了。可惜目前還不是討論完全改造世界秩序的時候。依我之見，現階段的法國只能對社會現有的問題稍做改善。

愛：在這談話中，我們談到很多有關男人的話題，現在我在結尾提到一位婦女，她就是 Sylvia Borg，她伴著你十多年了，從沙特死後可能是你最近的朋友，現年卅九歲，哲學講師。婦女間這種情誼真是罕有。

西：我不十分確定。許多婦女間的友情能持續下去，而愛情却會褪色……我覺得男人間的真正友誼是十分少有的，主要是因爲婦女之間互相傾訴的話比男人之間多得多。

註：作者愛麗絲·史瓦茲一九四二年生，女性主義新聞從業人員，也是西德婦女運動最有名的積極者。從一九七七年起，她是 Emma 雜誌（西德最早創刊及最重要的女性主義雜誌）的主編及發行人。在法國婦女運動中，她與西蒙·波娃共事了十年（一九七二—一九八二）而作成這些採訪。

## 讓我們一起來

曾蘭芷

在許多社交場合中，常常有主婦朋友在自我介紹時，用羞澀、啞啞的聲音說：「我『只是』個家庭主婦」。家庭主婦做的是極平凡但也重要的工作。傳統的家庭主婦被社會大眾（包括女性自己）視為無特殊才能，只能守著家、先生、小孩的婦女。她們或許有逆來順受、任劳任怨的「美德」，但似乎除了烹飪、育兒經……，人們也往往找不出適切的話題來與主婦交談，「不能溝通」也往往被許多不負責的男性拿來做為外遇的藉口。主婦朋友也一直都像「糝糖」一樣，軟軟黏黏，沒有獨立的思想與判斷。

事實上傳統型的家庭主婦，今天已愈來愈少。我們發現現代的主婦朋友都有相當的自覺，她們選擇「家庭主婦」做為目前的工作，是經過個人與家庭協調後的結果，她們把現階段的主婦角色視為個人生涯計畫中的一部分。我們也知道許多主婦朋友才華洋溢，思想活潑，對社會百態有獨到的見解。這次「婦女新知」改版，特地給主婦朋友一塊園地，讓我們自由暢快、灌溉。朋友！你是否也願意和我們一起來做一個積極、主動、快樂的人？歡迎你，不要怕笨拙了，腦筋了，只要你願意，讓我們大家一起來！

## 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周碧霞

三月初，在聯絡「兩性對話座談會」的托兒事項時，聽說主辦單位要我上台講話，我差點沒把心臟給嚇飛了出來，急忙找個理由推掉了事；一面阿Q地想，反正多的是學問能力比我強的家庭主婦，何必讓我這「台下一條龍」上台去當「蟲」？到了三八婦女節那天，在耕莘文教院才發現主講人中居然沒有一位女性是純家庭主婦，而整個的座談，也只有張培士女士提到對家庭主婦的肯定。原來佔成人婦女中比率最高，和男性關係最親密、磨擦也最大的家庭主婦，只因爲我的膽怯，失去了一次很好的表達機會，真是可惜加慚愧。當下發誓，回來非拾起秃筆，好好吐露一下身為家庭主婦的心願不可。

自從去年婦女節婦女新知提出「家庭主婦年」以來，報章雜誌經常呼籲主婦，在閒暇時走出家庭，多參加各種成長團體，做一些自我突破，帶給家庭更多幸福。我發現大部分的姊妹們也願意給自己更多考驗，但往往另一半的自私卻讓她們舉步難行。記得去年在「新知」主婦成長活動工作時，一回正和一位組員聯絡，電話沒講兩句，她的先生就拿起了分機，惡狠狠的對我咆哮道：「你不要假冒偽善了，我知道你們的目的，你們爲什麼要誘拐我的妻子，破壞我的家庭……」我當時楞在那兒，既憤怒又委屈，但事後想想，這不就是大部分男人的心態？——包括我自己的丈夫在內。每當我急急匆匆地下了課，趕去接孩子時；當我一面做飯一面一個個的撥電話聯絡下一次的聚會時；當我熬夜寫稿，或一面洗衣一面趕作業時，另一半總是冷不防的丟來一句：「看你這麼忙，賺多少錢啊？」利時，我的心像針刺一樣的痛。我不明白他爲什麼



# 遠女色 求老天垂憐？

三月二十六日，中國時報基隆版有一則消息說，兩港青商會長趙懷璧爲了全心辦好今年的青商週系列活動，吃齋遠女色，和妻子分房而睡，以虔誠的心祈求古婚禮遊行當天天氣放晴，及其他活動一切順利。我們不知道中國時報以怎樣的態度來處理這則新聞，也許是寄貶於褒吧！否則，時報有鼓吹開倒車的嫌疑，也顯見記者素養之一般。

趙會長想辦好活動，卻沒有提出自己的抱負、理想，不表現自己的辦事能力和魄力，不去做周詳的考慮——縱然下雨，也不會妨礙活動進行；竟然是強調「吃齋遠女色」，來乞求上天垂憐千萬不要下雨，顯出其潛在心態的迷信和無知。

我們知道，天地的雨晴不是決定在天老爺的好惡情緒；至於辦好青商活動和私人家庭生活也是兩碼子事。女性的價值和能力與男性無分軒輊，女人的人格、尊嚴當然也被有識之士所尊重。趙會長強調「一分房」以求老天爺垂憐的背後，無疑是把女人物化的意識形態。

**生** 活中自己別把自己難倒，很多事不是不會做，是不知使用工具。我常戲說，單身女郎家居三件寶：自備的鋤頭、螺絲起子和老虎鉗。簡單的修理敲打，就可自己動手，何況本來就不該以爲嫁一個丈夫就擁有一個免費的木匠、水電工。繁雜的事呢？男生也不見得就會，還是要去店裏找人來修理裝置，這是一個敬重專業的現代社會，男生修不好東西時大模大樣並不痛苦。女生修不好時可千萬別掉眼淚，也別就此罷休，卻不妨放開手，放開心，學而時習之。（摘自其拙著「單身是不必說抱歉的」，原載七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聯合報）

要如此傷害我。我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今天是在上美容課，而非英文課；是在看銀河畫報而非趕稿；是去逛街而非開會，我是可以不做飯、不洗衣、不帶孩子。當然，我能了解他願意他的妻子過得比別人更「舒適」，但我卻願意過得更充實。

從小學到大學，我和其他的人一樣，在雙親的期盼和考試的壓力下度過。爲了躲避父母親的嘮叨和干涉，畢業不久就踏上了紅地毯，沒想到卻掉進了另一個傳統的漩渦。幾年的婚姻生活，我被要求爲一個只有耳朵沒有嘴巴的家務機器。只可惜，我不是一個電腦家務機器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並且對既煩瑣又單調的家務，一點也不比對同樣煩瑣加單調的考試更有興趣。但不同的是，家庭的責任比考試更無可逃避，更得飽受挑剔及指責。這一次次的矛盾及挫折，粉碎了學生時代的自信，在茫然中學會了自暴自棄，除了逛街購物和罵丈夫孩子外，找不出更多的生活樂趣。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參加兒子幼稚園的成長團體，認識了幾個真正想交的朋友，後來又被介紹去參加「母雞會」，並鼓勵我投稿。她們的熱情讓我手足無措，不敢面對一些女大學教授。這一退卻就是三年。去年初，朋友再打電話要我參與舉辦成長聚會活動時，我的遲疑再也敵不過自我的意願——我不能再浪費更多的三年了。我毅然決然的腳步，帶給我很多驚喜：在「新知」朋友的了解和鼓勵下，我開始願意接受新的挑戰，一步步拾回了自信，重新覺得自己又有了希望。當我感覺自己生活得像一個「人」的時候，也開始把外子和兒子都看成一個「人」，而不再是我生命中的絆腳石。因爲願意接受新的挑戰，我開始更積極的過日子：投稿、學開車、啃英文之外，也把做家事當作自我能力的考驗，努力挑起屬於我的那份責任，不論是做母親、做妻子，甚至做「我」，一改三十餘年逃避的態度，開始面對真實的生活。

或許在這開始的階段，我沒有能力把所有的事處理得很好；或許是做妻子的積極帶給另一半莫名的恐懼，於是有了大吼大叫，有了冷嘲熱諷。其中不是沒有

解釋，卻是有理說不清。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有些男人寧願眼睜睜的走向婚姻的墳墓，卻不願和妻子試著改變？或許他們會說：「如果妻子能把家裏照顧妥當，再把讀書當消遣也未嘗不可。」問題是：爲什麼讀書和工作於女人就該是「消遣」？或許你會說：「那你就該兼顧呀！」這讓我想起陳香梅女士曾說：「如果你是一個有能力的女人，就不會發生職業婦女內外難以兼顧的問題。」言下之意彷彿是說：「內外不能兼顧，是你這個女人能力不足，你自己去慚愧吧！」可是卻沒有人說：「如果你像查理士布朗遜，你的妻子就不會抱怨你爲工作而忘了家庭。」（據說查理士布朗遜拍片的條件是要求電影公司同時負擔他一家人跟著他到處拍片的費用。）我們都忘了，人的能力本來就各有不同，難道不能用相互的體諒和鼓勵來代替要求和指責嗎？

我相信婚姻的目的是要兩人相伴走出更美好的未來。如果做先生的也相信，怎忍心只爲了一己的私心，扼殺了心愛的人的一生？怎忍心在另一半掙扎得頭破血流的時候，加上一盆冷水？也許她必須一再嘗試才能走出屬於自己的路，她那勇於改變現狀的態度，不值得嘉獎嗎？也許她會遲疑、會慌亂，那不是正需要你的支持和鼓勵嗎？希望每對夫妻都拋開猜疑和恐懼，互相扶持、鼓勵，一同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 徵稿

當先生小孩不在家時，點刺菜就打發了？你是否忙於照顧家人，顧家人生活上大費周章，卻常忘了自己健康的健康，忘了沒有健康的母親，卻常忘了把自己昇進下期我們來談談「做一個健康的母親」，歡迎你把你的經驗和想法寫下來（一則五百字左右），寄給本社。



# 兩性社會的新展望

楊國樞主講  
劉秀芳整理

三月六日本社召開「兩性對話年」記者會，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楊國樞在會中演講，以下是他的內容摘錄：

我們從幾千年的農業社會轉變成目前的工商社會是在民國五十五年左右，當時的就業人口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農業人口。這兩年農業人口已衰退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下，工商人口及其他專業人口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這是一個質的轉型，不是量的轉變。

當這個轉型期繼續下去時，女性在將來的社會上將有以下的特點：一、教育程度提高；全世界任何一種型態的社會愈往後發展，一定是女性教育程度愈高。

二、就業率增高；這也是必然的結果，特別是不以勞力為主的自由業及專門職業。三、經濟獨立；因為教育程度高，就業能力加強，收入就好，形成經濟獨立。

未來社會女性在心理方面也有三個共同特點：

一、人本思想的加強：人本思想的基本意思是人——活潑亂跳的一個人，不論性別、種族、宗教、膚色、黨派——現在活著的人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人的安全、自尊、價值感、幸福感受特別受重視。將來女性在人本思想上會愈來愈高。

二、自我意識加強：人本思想具備到相當程度之後，才會發展自我意識。以前的女人在家想到父母，結婚後就想到丈

夫、兒子，從沒想到自己。現在當做一個人之後，就想到自己了：我為誰而活？我為什麼如此活？我有什麼感受？我有什麼特點？我想要什麼？自我意識很明顯的越來越強。

三、知識能力增強：這三點都與教育有關，所學越多，知識觀念就越多。

綜合以上女性在社會上及在心理上幾個特點來看，我們大概可以想見得到未來的兩性社會是這樣的：

一、社會化的性別特徵減低：社會化的性別差異是來自社會訓練，經過社會化的歷程教導出來的，這也是女性朋友們最在意、最討厭的一環，未來會慢慢減低。

二、兩性中性化的趨勢增強：男女的外表穿著、打扮、髮型、及內在的思想、觀念漸傾向於中性化、單性化，女性化與男性化的程度愈來愈減低。國外也有這種現象，教育程度越高，兩性差異越小。心理學的研究也發現，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思想、觀念根本與男性無異，女性化較差。

三、角色的性別化減低：傳統社會角色男主外、女主內，一個人扮演的社會角色是由性別來決定，將來的分工逐漸不以性別區分，而以個人的因素來分。如果太太身強力壯，小偷來她可以去抓，先生可以躲在被窩裏發抖。如果太太不喜歡做家事，又做不好，而先生較女性化又做得好，那他去。其實過去有很

多男士喜歡在家看小孩，但礙於社會角色的觀念他不敢做。過去男女都是扮演刻板性不能變通的角色，將來則決定於個人興趣，夫妻分工沒有兩家的型態完全相同，每家都有其獨特性，到那時就不必再頒模範夫婦獎了。

四、職業的性別化減低：不能再分什麼職業男人做，什麼職業女人做。將來的職業有兩個趨勢：電腦化和機械化，操作機器不需什麼大力量，男女都可以做。以後家庭電腦化，每個人不分男女坐在家裏就可以做決策、開會，不必上下班擠車到辦公室。美國國防部已開始招收女兵，因男兵日少，需女兵來充實。女兵不是用來做護士、伙夫，而是打仗的。現在打仗的機器很簡單，就是操作電腦，根本不一定要男兵，女兵一樣可以做得好。

五、兩性壽命差距縮小：女性基於遺傳關係，壽命平均比男人長。女性對於疾病、焦慮、壓力、疲勞的抵抗力較強。「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這句話錯了，應該說「弱者，你的名字是男人」。

在生理上來講，已有研究發現男弱於女，男人的平均壽命在任何一個社會幾乎都比女性少四、五歲。男人大都是主外，壓力大，抵抗力又弱，雙重因素兩面夾攻，壽命自然就縮短。將來女性走出家庭與男人競爭，壓力也大了，女性壽命也會減低，男女平均壽命的差距會縮小。

六、家庭性質轉變：傳統中國家庭稱為父子軸家庭，家是屬於男人的，女人可被取代。有名的文化人類學家許烺光先生就說，中國是世界有名的父子軸家庭，所以女性永遠是卑微的第二性。但進入工商社會，這種情況會轉變為夫妻軸，由男女兩情相悅而組成家庭，兩個人存在，家庭才存在。雖然你是男人，但不重要，夫妻一旦離婚，孩子便成了拖油瓶，要送別人家寄養。家庭性質這種大轉變對兩性形成極大的影響。過去父子軸家庭中婦女沒地位，但在夫妻軸家庭中，太太跟先生居於同等地位，這是社會趨勢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另外我提一個「兩性化」的觀念。前面所講的將來社會演變是中性化的，完全中性化就糟糕，男女生理上不同，但外表、做法、思想、觀念都一樣，這沒啥意思。一個更值得發展的趨勢就是兩性化，讓每個人同時具有兩性的特點，在穿著、打扮和思想、觀念上同時具有兩套，根據不同的場合而有所轉換。每個人在家庭中都變得女性化，都要照顧小孩，分擔家務，家庭基本上是較軟性的場合。而到工作場合就要男性化，男女都表現男性化特質，做主管就像主管。遇強則強，遇弱則弱，兩套裝備可以輪換使用。

兩性化的觀念很好，就是一個人有的本事愈多愈好，伸縮性加大，可以享受的事情很多，文的、武的、靜的、動的都可體驗到，這樣彼此接受就容易，都能夠滿足對方的要求和期望。我認為兩性化的觀念頗能做為我們每一個人自我教育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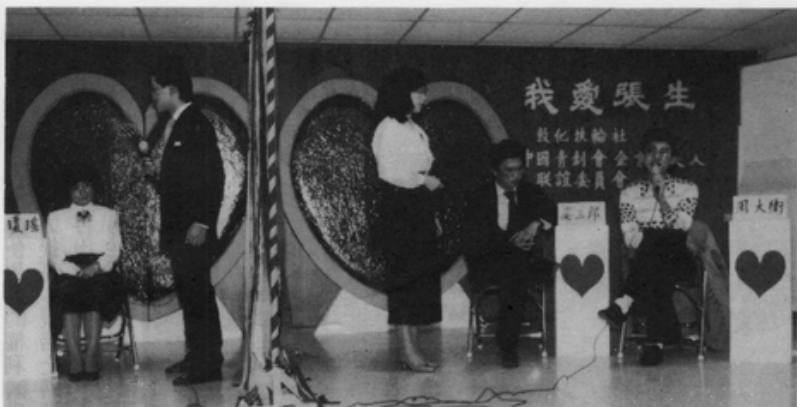
婦女新知

# 「我愛張生」說了什麼？

黃奕壽

人在生活上時時扮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每個角色的自我都未必相同。生活的角色世界裡，又有以性別來區分的男性、女性性別角色。基於生理結構的不盡相同，及社會文化意識的刻意區分，男女不但兩性有別，甚而時時被推向「兩極化」，彷彿兩性人格的特質、行為、思考……在在都不相同，甚至不相容。

所有角色被歸入一個典型的模式，套牢在每個人身上，似乎某些角色只能由某一性別來扮演，其中沒有中介，沒有個別差異，也沒有協調、轉換的可能。今年婦女節本社推出性別角色喜劇「我愛張生」，就是想從性別角色扮演的角度，審視每個性別角色的可能及限制，以反省傳統兩極畫分的模式。分別選擇了三種角色類型：男性的傳統型、浪子型、理想型；女性的傳統型、女強人型、理想型。藉著類似「我愛紅娘」三對三單元的節目形式，試圖呈現每個角色類型的樣態，藉以比較其間的異同。對每個角色類型，我們不做價值判斷，希望在呈現的過程中，自然揭露人生的角色有各種多元的可能性，每個人對每個角色的扮演都必須隨人、隨時、隨地有所調適、轉換、認同，以獲取生活的平衡與和諧。我們也希望，除了傳統所肯定和限定的角色外，更有其他活潑、合理的角色出現，讓社會更多采、更和諧、更合乎時代。



以下摘述一些劇中的對話，可看出每個不同型態的角色對同一問題的看法各異其趣。

女強人型王超男問：請問三位先生，如果一個女人的收入跟學歷都比你高，請問你敢不敢跟她做朋友，甚至跟她結婚？

傳統型吳三郎答：對於這樣的女人——我是沒什麼意見；不過嘛，也沒什麼興趣。

浪子型周大衛答：我覺得這不成問題。套一句時下年輕人流行的話，來電就好，女方的學歷和收入對我不構成什麼煩惱。

理想型余聰明答：我可以接受，只要對方不以此而驕傲自大。

傳統型吳三郎問：請教三位小姐，太太不回家煮晚飯，你們有什麼看法？

傳統型袁瓊瑤答：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做太太的，她的責任就是照顧家，照顧先生，照顧小孩。

女強人型王超男答：我認為這有可能，太太不能回家煮晚飯，一定有她的理由，大部分是工作太忙。現在餓子這麼多，為什麼不一起出去吃呢？

理想型李智慧答：太太不能回家煮晚飯時，何不先生回家煮？我認為夫妻共同分擔家務，對出外工作的男女是很好的解決方法。

劇中第一組男女兩位傳統型的角色，

也就是傳統社會經常認同肯定的「男剛女柔」、「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類型。不管演員自身的性格如何，這類的角色是他們所熟悉、最容易掌握的。演員很快就能讓自己進入情況，表現得最自然、最成熟、最易於觀眾接受。觀眾也最容易認同，給予掌聲，因為這也是他們所熟悉、合乎預期的。

第二組是女強人與浪子兩個類型，是在意識型態上與傳統觀念有些對立，但又因社會變遷，在傳統與現代的交替衝擊下，確實存在而且日益增多的特殊角色。由於與過往的經驗雷同者少，演員不容易掌握角色的細緻樣態，往往只能經由想像來揣摩。因角色隱含著反傳統的極端化色彩，演員能以誇張、戲劇化的心態來演，對觀眾也能造成刺激，有所反應。

第三組是男女兩位理想型角色。這是最合乎理性、社會需求，也是我們最希望肯定的類型。這個角色類型本身就是隨人、隨時、隨地在調整、轉換之中，不容易有定型的模式能把握。它並非極端反社會，反而是在傳統的制約中逐步調適，是很生活化、很平實的角色。演員不容易掌握、認同，觀眾也覺得缺乏戲劇性，容易忽視，更使演員缺乏成就感，不容易全力投入。

從三組角色類型的比較上，可以發現我們社會認同最多的，仍是傳統的兩性關係。與傳統不同的，也容易受正視。只有在不斷調適成長的理想角色最易被忽視，也最不容易把握適當的步調。可見人生這齣戲，真是不好演。在社會文化的制約下，想追求更合理的角色扮演並不容易。



## 世界婦女動態

### 本社舉辦 「兩性對話年」活動

婦女節前後，本社聯合女性雜誌社、敦化扶輪社、中國青創會企業家夫人聯誼委員會，舉辦「一九八六兩性對話年」系列活動。

三月六日的記者招待會以「兩性社會的新展望」及「兩性再教育」為主題，由交通大學教授顧燕翎女士及台灣大學教授楊國樞先生做兩性對話。顧燕翎表示：台灣地區的婦女面臨轉型期的衝擊，婦女的自我期望及社會對婦女的期望都有混亂矛盾之處。婦女要兼顧自我成長、經營家庭、發展事業，不得不要求與婦女共同生活的另一性來互相配合，分攤對家庭的責任。同時更希望社會在觀念及制度上也來配合。楊國樞則預測未來兩性社會的發展。(楊國樞演講部分刊本期第十頁。)

婦女節當天，我們又舉辦「兩性對話

座談會」，由政治大學教授柴松林先生及第一兒童發展中心主任張培士女士主講。柴松林提出：討論兩性之間的問題，需要男女共同努力，不要把對方當做敵人。女性所爭取的權利不是從男人身上剝奪過來的，而是女性本身增進了權利；女權的增進不會使男人的權利減少，而是人類整個地方提高。張培士則提出「推動搖籃的手再出發」的口號，希望女性教導下一代男性正確的兩性觀念



婦女節當天的兩性對話座談會，由四男四女對話，形式內容都新穎，吸引了很多人。(簡扶育攝)

對破壞婦女形象的事，如拍色情片、做午餐等，婦女應發起不合作運動。

座談會還以兩性在教育、自我肯定、愛情婚姻、工作參與及社會發展上的社會迷思為主題，分四組討論，各組皆由男、女性特別來賓各一名進行對話。

這一系列活動還包括一場別出心裁的「我愛張生」性別角色喜劇表演，三月九日、十日分別在台北、新竹演出。本劇仿照台視「我愛紅娘」三對三單元的形式，藉三種典型的男士與女士來探討各種性別觀念(參見本期「我愛張生說了什麼？」一文)。戲劇指導由本刊發行人李元貞女士擔任。

### 義大利的主婦 不再保持沈默

去年冬天，義大利最暢銷的一本週刊 *Sorrisi e Canzoni* 舉辦一項對一千五百名家庭主婦的調查，一半以上的主婦認為她們應該得到某種形式的薪水，來報答她們長時間辛苦的操作。百分之八十五的主婦認為她們應該得到社會醫療保險和退休金，因為她們和任何人一樣辛苦工作了一輩子。

調查結果顯示，義大利的主婦們並不像書刊雜誌上所描寫的那樣快樂，大約一半的人覺得她們的工作完全沒有或極少有滿足感。大部分主婦形容她們的工作是單調重複而呆板。四分之一的主婦認為她們工作過度勞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有一天的休假。百分之六十五的主婦希望能夠在外面有一個部分時間的工作，來打破在家裏的沈悶和孤單。家庭主婦看起來已經不再保持沈默或

甘於犧牲了。在義大利，大約有三萬名婦女參加「家庭主婦聯盟」，這個聯盟成立於一九八二年，主要工作是為家庭主婦爭取權利。最近這個聯盟曾經公開寫信給行政院長 Bettino Craxi 及其他政府官員，希望政府以實際的政策來承認主婦對社會的貢獻。

根據聯盟會長 Federica Gasparini 的談話，她們的希望正在實現當中，義大利中央政府已經同意開始制定家庭主婦社會保險辦法。

在這個調查當中，很有趣的一點，是主婦們打破了義大利男人特別羅曼蒂克的說法，百分之六十二的主婦認為她們遠比丈夫浪漫多了，一半的主婦認為她們的丈夫一點都不羅曼蒂克。(曹愛蘭)

### 伊朗總統 侮辱辛巴威婦女

今年一月廿一日，伊朗總統前往辛巴威訪問時，發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篤信回教的伊朗總統拒絕參加歡迎他的國宴，理由有二：其一主要是席位上有女性在座，其二是國宴中準備了酒。

第二個問題很容易解決，一聲令下就可把酒撤離。但是不准女人在座，或者必須將所有的婦女，包括辛巴威的一名婦女部長調開主要的座席，就不是辛巴威政府願意做的事了。結果這場盛大的國宴在沒有客人出席情形下宣告開始。

這位伊朗的領導人拒絕和辛巴威政府中的婦女領導人員握手。辛巴威的婦女領導人員當日在歡迎行列中的，有自然資源和觀光部長 Victoria Chitepo，和教育部長 Naomi Nkhavhwa。



伊爾大使館並且要求所有的女性記者必須蒙上面紗才准進入記者會場。

直到國宴正式開始之後，伊爾才宣布妥協參加國宴。次日，辛巴威外交人員宣稱：由於辛巴威在走向大多數人統治的政治奮鬥中，以及國家目前的發展中，婦女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任場合中男女以公平的姿態參與是辛巴威政府不可改變的基本原則。(曹愛蘭)

## 菲律賓的 婦女羣衆大會

五千名菲律賓婦女——從中產階級到鄉村農婦的婦女運動者——頭上戴著鮮花，揮動著手臂，在熱烈的歡呼聲中向艾奎諾總統致敬，並且向這位女性總統表達她們希望改革的心願。

原來這個在總統府前面的國際婦女節群眾聚會是對馬可仕政權示威的結果，由於政權的轉移，變成歡樂的聚會。

這次示威的主要目的，是呼籲社會關切數千名在美軍基地充任娼妓的女性們，以及在香蕉園裏工作的婦女。這些婦女所得到的薪水比男性少很多，幾乎不足以養活自己。

菲律賓全國婦女組織副主席妮麗亞說：「七千名菲律賓婦女在美軍基地上充任妓女。」她注意到艾奎諾夫人在競選總統時並沒有提到任何女性的觀點，現在她必須面臨全國各界婦女運動組織的挑戰。

菲律賓由於經濟蕭條，導致大量婦女淪為娼妓，貧窮使得菲律賓的婦女成為工廠裏被嚴重剝削的勞動者，或西方男人眼中性的玩偶。

類似的問題很多，如「新娘出售」，菲律賓的婦女憑著一張照片，被當作新娘出售至世界各地。目前已有一萬多名婦女被移民至澳大利亞，八千多名至西德，這些婦女的命運沒有人敢想像。

一名在外國食品工廠工作的女工說，一個婦女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的薪水是一點八美元，當她們試著罷工抗議時，政府的軍隊卻來脅迫她們。

從群眾當中，可以聽到許多英勇的故事，每個人幾乎都在推翻馬可仕政權的過程中盡了許多力氣。

「那些跪在街道上阻止坦克車前進的是誰？那些在鎮暴車前面坐了一個圓圈的是誰？那些稱呼馬可仕為虛張聲勢的獨裁者的是誰？就是我們姊妹們啊！」艾奎諾夫人在總統府的窗口對著婦女群眾講話，「今天，站在你們面前的，也是一個菲律賓的女性，讓我們一起來建立一個新的、自由的、驕傲的菲律賓。」歡呼的聲音響徹雲霄。(曹愛蘭)

## 女性的藝術 有共同特色嗎？

到底「女性藝術」這個名詞有沒有任何意義？到底婦女創造出來的藝術，在風格、技巧、大小或主題上與其他的藝術有沒有差別？三月的紐約街頭給大家提供了一個尋找答案最好的機會，一共有六十個畫展，全部展出女性藝術家的作品。

以Clocktower為例子，在那兒有三位女性的聯展，並且由一個全國性的婦女藝術家組織協助，將目前七十七位女性藝術家的工作做成海報來介紹。

在另一個展示場，介紹早期的美國黑人女性的藝術，照片上顯示出這些早期黑人女性的生活和他們的作品。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女性抽象畫家的作品、女性雕刻家的作品、女性設計師在服裝繪畫上的成就等。



女性繪畫作品

婦女藝術家組織的主席安妮說，一直到十九世紀，婦女都不能進入藝術學校去念書，校方認為婦女不適合站在裸體男性模特兒前面作畫。早期的婦女藝術工作者必須自我學習，或碰巧誕生在一個藝術氣氛極濃的家庭，才能學習到一些技巧。所以婦女比較傾向於畫靜物和人像，那是不需要去專門學校或出去野外，而能單獨在家裏完成的繪畫。

生理的不同也能夠在作品上看出不同的表現。而社會情況的不同，如歷史上婦女藝術工作者角色被忽略，以及不容易進入畫廊展覽，也都影響了婦女藝術作品的形式和內容。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女性藝術」呢？這個問題可能永遠沒有人可以回答。雕塑家卡羅笑著說：「當婦女運動在七〇年代熱烈展開時，婦女的藝術也跟著蓬勃發展，女性藝術不正是婦女自我發展的反映嗎？」(曹愛蘭)

## 專業的中斷 影響未來發展

據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調查，一九八一年婦女獲得理工學士學位者佔全部人數的三分之一強，較一九七一年時提高百分之二十七；而擁有理工博士學位者佔全部人數的四分之一弱，較一九七一年提高一倍。同年從事理工工作的男女人數之比為四比一，在工科方面則為二十比一。

自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二年之間，女性從事理工工作的人數增加百分之二百，男性則增加百分之四十。

在一九八一年時，男女性具有專業工作經驗年資少於十年的，女性中有三分之一，男性則只有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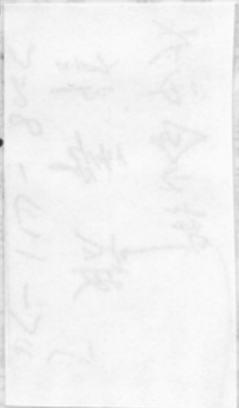
在一九八二年時，擁有博士學位並從事學術研究者，女性以心理學人數最多，男性則以數學的人數最多。

另據美國化學學會調查，一九八〇年全美有博士班的學校裏共有四千三百零五位化學專任教授，其中女性有一百四十六名(佔百分之三點四)。選出其中年齡與家庭背景等相近的男女性各八十五名，發現在工作經驗曾經中斷者，女性佔百分之二十八，男性則沒有。工作十年以上可獲得副教授以上之永久職位人數，男性為百分之一百，女性則為百分之七十一，但如果女性未婚則百分之百都可獲得該職位。在花費多少時間方可獲得副教授以上之永久職位方面，男性平均需五點一五年，女性平均需六點八年；但是，女性中有中斷六個月以上工作經驗者則需十一年。(吳嘉麗)

國內郵資已付  
台北郵局第43支局  
許可證第0848號

# 婦女新知雜誌社

台北市10667通化街一三三巷六號五樓  
電話：七〇三二七四六八



## 婦女新知

### 關心婦女的問題 表達女性的意見

男女兩性都需要婦女新知  
婦女新知也需要兩性的支持

- 你可以用下列方式支持「婦女新知」
  - 到郵局劃撥訂閱「婦女新知」
  - 推介「婦女新知」給你的親友
  - 出錢贊助或參加我們的義工行列
  - 投稿、投書給本刊
  - 和妳(你)的先生(太太)、子女一起分享「婦女新知」
  - 購買本社叢書
- 本社出版的好書「當代傑出職業婦女」(鳳凰群相 Images of The Phoenix) 中文版定價每本一五〇元, 英文版定價每本二〇〇元, 郵購一律九折。請利用郵政劃撥〇五二六一八八—八, 婦女新知雜誌社帳戶購買。



專業的中瀾